

## 第四十四章 海棠朵朵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但事情總是出乎所有人的預料，在這輪詭魅開始，疾風暴雨般的攻勢開始的時候，一隻手，一隻柔順白皙的手從草叢裏伸了出來！

就像捕捉螢火蟲的可愛小女孩兒的手一般，食指與拇指輕輕一合，就將範閑射出的那枚毒針合在了指間。

然後那個人影從草叢裏飛了起來，似乎有些畏懼範閑那一往無前的一刺，飄然向後，卻是周轉自如，像陣風一樣避開了黑色匕首尖銳處帶出的撕裂氣流。

七柄長刀至，如風卷雪，無處不蓋。那個身影美妙的飛了起來，在如雪花一般的七柄長刀間幽幽起舞，最後腳尖一踩聲勢最盛的那把刀，身形頓然疾退四丈，靜靜地站在了草地上。

高達悶哼一聲，收刀而回，與其餘六名虎衛攔在了範閑與肖恩的身前，生怕那位高手會暴然發難。

...

那是一個女人，一個頭上紮著花布巾，肘裏捉著個籃子，籃子裏擱著些鮮蘑菇的女人。

準確來說，這是一個村姑。

但誰都知道，能夠破了範閑的毒針，避開他凝聚了全身功力的一刺，還能在七把如雪長刀的包圍下，飄然遁去的...絕對不會隻量位村姑這般簡單。

範閑餘光發現身後那位北麵密諜頭目，就算麵對死亡也沒有眨眼的肖恩，在見到那個村姑之後，眼幫竟然抖動了兩下。範閑心中微驚，這個潛伏在草叢中的女性高手究竟是誰？

他向前走去。七位虎衛讓開當中的位置，高達低頭退後，雙手緊握長刀，守在肖恩的背後，隨時可能發出雷震一擊，將肖恩的頭顱斬將下來。

“姑娘您是？”範閑望著那個女子，輕聲溫柔問道。臉上煥發出一股子春風般的味道。

那女子抬起頭來，容貌並不如何特異。也算不得美人，隻是那雙眸子異常明亮，竟似將她眼中所見草甸，所見初晨之藍天的顏色全映了出來一般，清清亮亮，無比中正。

範閑微一失神，拱手禮道：“本人慶國監察院官員，奉旨押重犯渡往齊國。不知姑娘因何在此，先前冒犯，表不要動怒。”

這個村姑。這個深不可測的村姑，比範閑要厲害。而範閑是個外表溫柔，內心無恥陰沉的男子，所以才會滿臉微笑著，說著一些自己都不怎麼相信的話。他知道對方是來做什麼的，對方也知道他知道這個事實，但他偏偏要說的光麵堂皇，無比純真。

村姑微微一笑，本不如何妍麗的臉頰卻因為這一笑而顯得無比生動起來，頭上那張似乎俗不可耐的花布巾都開始透出一股子親切的感覺。她低頭看著指間那枚細針，半晌之後說道：“第一次知道範公子的武器居然是枚細針。”

既然對方已經叫做了自己姓氏，再惺惺作態的話，範閑都難以忍受，隻好摸著鼻子苦笑道：“我很好認出來嗎？還是說我的名氣已經大到連北國都知道了？”

“一代詩仙，自然是天下皆聞...這位詩仙忽然變成了慶國監察院的提司大人，如此荒唐卻又震驚天下的事情，自然沒有人會不知道。”

村姑舉起手中的細針，對著天空細細看著，她的眼睛眯了起來，眯成一彎月兒，看著這枚細細的針在碧藍的天空背景下，像極了傳說中那些仙子們踩著的飛劍。

“啊，居然是一般的縫衣針。”村姑似乎很驚喜於這種發現，這毒針的後麵竟然還有穿線的眼洞。

範閑苦笑，心想這是妹妹給自己準備的，當然是縫衣針。他忽然關心問道：“姑娘，我們還要這樣閑聊下去？肖先生血流的多，恐怕不是很想聽。”

肖恩微微一笑。

村姑笑著說道：“你不是要設局殺他嗎？”

範閑溫和笑道：“錯，是北齊叛軍意圖劫囚，破壞兩國間的和平協議，在征戰之中，肖恩先生不幸身中流矢而亡。”

村姑嘻嘻一笑，叉著腰指著範閑的鼻子，像極了田間地頭的那些農婦：“範大人不止詩作得好，連撒起謊來也是麵不改色，果然不愧是傳說中的天脈者。”

“豈敢，豈敢？”範閑麵不改色，依然柔和望著村姑的臉龐，輕聲說道：“姑娘才是傳說中的天脈者，我隻是個很勤奮的幸運兒罷了。”

村姑神情略略一變，更加感興趣地看著範閑，場間陷入沉默之中。

忽然間，一隻早起的鳥兒嘰嘰喳喳地飛到了近處的草甸上，似乎嗅到了某種危險和血腥味，驚得馬上飛天。她微微自嘲一笑，開口自我介紹道：“我叫朵朵。”

“海棠朵朵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海棠，北齊年輕一代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，一代宗師苦荷的徒弟，傳說中最可能的天脈者。在監察院裏，言若海就曾經提醒過範閑，當時範閑滿心期望，對方不要是個女人，沒想到對方...果然、依然、竟然還是個女人。

範閑麵色平靜，似乎沒有什麼反應，依然溫和說道：“海棠姑娘難道是要來接肖先生回國的？”明知道對方的身份，但他卻將心頭的震驚遮掩得極好，微笑回頭看了猶自凝神望著草甸下方戰場的肖恩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沒想到這麼快就與您見面了。”

這位叫做海棠的女子，明明是世間最頂尖的人物之一，卻偏偏將自己弄成了村姑打扮，微笑說道：“還是叫我朵朵吧，聽著比較順耳一些。”

就在這個時候，肖恩忽然嘶聲說道：“你們都不是天脈者，隻是兩個喜歡鬥嘴的小屁孩兒而已。”

範閑暗道慚愧，知道這位老人雖然早已不復當年神勇，但看事看人倒也不差，自己與這個“村姑”在這裏惺惺作態，實在是很多餘的一件事。

便在此時海棠向著頹然箕坐在草甸上的肖恩淺淺一福，恭敬說道：“奉家師令，前來護送肖大人回京。”

範閑的眉頭皺了起來，雙手自然地垂到了身體旁邊，柔聲說道：“還未出國境，海棠姑娘...朵朵姑娘，操心得早了些。”

他搖搖頭，將手一揮，身後六名虎衛馬上變了陣形，成了個突擊之勢，以自己為箭頭、對誰了對方。而後方的高達已經是勁貫雙臂，準備用閃電般的一刀，將垂死的肖恩頭顱斬下。

海棠眼中閃過一絲古怪的笑意，手指輕輕一鬆，那枚毒針無聲落入草叢之中，身上穿的那件粗布衣裳的衣角在晨風裏微微顫抖，輕聲說道：“難道範公子準備當著我的麵殺人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心裏不知轉過了多少念頭，再看著對方的雙眼，知道對方不是來阻止自己殺人的...隻怕是來看自己殺人的。不知道肖恩到底擁有什麼樣的秘密，竟然能夠讓苦荷國師一變多年不涉世事的原則，派出了這位明顯擁有九品上高絕力量的女子，充當殺手

在這個世界上，有些時候需要你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做出很艱難的判斷。範閑花了很多的功夫，才將肖恩誘入了死局，營造出目前這必殺的良機但在這一瞬間內，他不止要放棄原先的籌劃，更要反其道而行之！

無疑，這是很荒唐，也很無稽的一種選擇，所以一般的人，隻怕很難過自己的心障這一關。

但範閑是一個很勇於放棄的人，既然此次計劃沒能成功將燕小乙陷入網中，那殺不殺肖恩，本來就不再是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更何況他對於肖恩心中那個秘密也很感興趣。所以他怪異一笑，已經向那位頭上戴著花頭巾，肘間掩著個

籃子的海棠姑娘撲了過去，同時下達了讓七名虎衛掩護肖恩撤向黑騎方向的命令。

...

嗤，嗤，嗤，嗤...一共七記破風之聲，極有次序感的依次響起，就在這片草甸的上方，就連清晨的微風，卻似乎被那柄細長的黑色淬毒匕首割成了無數的片段，真氣的碎片像無數個斷刀一般，飛舞在海棠花布頭巾的四周。

範閑對於自己的這七連擊十分滿意，雖然連夜追擊，自己的身體已經看些疲憊。但當麵對著這個天下年輕一輩裏最出類拔羣的人物，尤其是自己前世看時，最有天然反感的XX人物，範閑終於激發了身體裏的所有潛能，斬出了極其炫目的數刀。

就像七朵黑色的蓮花一般，在這位叫做海棠的女子發邊...朵朵綻開，然後卻頹然無力地淡漠湮滅。

海棠滿臉微笑，手中握著一把式樣簡樸的短劍，劍旁猶有草屑，那些青碎留汁的草屑，在劍麵上很奇妙的構成幾個小點。

在先前那一刻裏，範閑每記陰毒至極，快速至極的直刺，都被這女子手中短劍柔柔應了下來，劍尖微顫，在風中顯得特別柔弱無力，卻像是無數道清風，束住了範閑的細長匕首，終究讓範閑附在匕首上的霸道真氣，化作了雲淡風輕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